

WeiXing XiaoShuo

微型
小说

2018 中国年选系列



2018年 中国 微型小说精选



贰 零 壹 捌

微型小说选刊
杂志社
/ 选编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2018年 中国 微型小说精选



貳 零 壹 捌

微型小说选刊
杂志社
/
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8 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 /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1
(2018 中国年选系列)
ISBN 978-7-5702-0616-2

I. ①2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68064 号

责任编辑: 孙琳 邓妙

责任校对: 陈琪

装帧设计: 壹诺

责任印制: 邱莉 杨帆

出版: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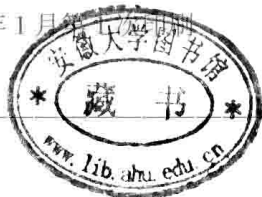
1/16 印张: 20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版

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76 千字

定价: 36.00 元

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菩 萨/李立泰	001
猫煎鸡蛋李四/谢志强	004
钢的琴/申 平	007
看 座/相裕亭	010
李婶做屋/刘国芳	013
关 门/葛会渠	016
刨子手苏/凌鼎年	019
白 鸦/邢庆杰	022
攒点力气去死/刘正权	025
红彤彤的校徽/万 芊	028
穿袜还是戴帽/戴 希	031
香港亲家/刘建超	033
火眼金睛/侯发山	036
天下仙人渡/肖建国	039
洗 礼/王 溱	042
同 学/袁炳发	045
骗/庞 滢	048

约翰张/安 谅	050
抬头，那一片天/崔 立	052
遥远的胡杨/欧 阳 明	055
补 树/司玉笙	057
酒 神/蔡兴荣	060
剧 情/青霉素	062
瓦片闪亮/骆 驼	065
漏 洞/赵淑萍	068
比道路更遥远/吴 苹	071
变成一朵花/曹隆鑫	074
荣升和树宝/安石榴	076
擅自救灾/张爱国	078
门/黄维栋	081
王大壮的最后请求/代应坤	084
渔家傲/李利军	087
安大师/曾立力	090
阳光蛛/许 仙	093
痴呆鼓手/白旭初	096
那年麦收的夜晚/乔正芳	099
棍僧行一/余显斌	102
抉 择/左世海	105
捏/滕敦太	107
二 匪/孟宪歧	110
雪夜的老人/叶 骑	113
守护者/石朋庆	115
狼 虫/孙兆贵	118

文文的鸟儿/李运明	120
晃悠/陈学长	122
老马头/顾文显	125
枪/余文飞	128
莲灯/高薇	130
生劫/迂夫子	133
藏在深处/杨海标	136
最美的时光/贺敬涛	138
把柄/李义文	141
画家/马晓红	143
臭棋/袁作军	146
难事/孙毛伟	148
去北京过年/王维新	151
划痕/宋以柱	154
秤砣情/刘庆华	157
窗外/李蓬	160
摸摸头/谷昊	163
玉如意/白小川	166
关于一匹枣红马的记忆/于博	168
光头剃/王琼华	171
北京来电话了/李全	175
颜老妈扑咸菜/王孝谦	177
鱼刺/麻坚	180
荷花，荷花/王世虎	182
抚琴/岑燮钧	185
记忆力/秦德龙	188

看你有点眼熟/三 石	191
鉴 表/马 犇	194
醉 酒/赵悠燕	197
奇 情/薛培政	200
那年那月/呼庆法	203
伤心的竹子/李晓东	205
废墟上的温暖/杨 力	207
歌声嘹亮/江 岸	210
沙 子/黄大刚	213
二哥的爱情/肖曙光	215
一切都好/王举芳	218
追 杀/刘 磊	221
缘/马学全	224
温暖的夜晚/赵向辉	227
尊 严/郑玉超	229
桦树林/朱 羊	231
沙 雨/原上秋	234
绿胡子/高沧海	236
牙 模/叶瑞芬	239
玻璃碴的春天/厉周吉	242
麦垛上的纸飞机/刘国星	245
我是警察/赵登科	248
海半仙与小乔/孙 荔	250
人 鱼/李 吟	253
兄 弟/胡 炎	256
和麻雀对话/ 张洪贵	259

并不平静的平安夜/孙 博(加拿大)	262
我不当建档立卡贫困户/贾巴尔且	265
一碗姜糖水/罗仁通	267
与成败有关或无关的细节/阿 社	270
大爷二爷/唐 风	273
高原志愿兵/徐 军	276
书 殇/周 蕖	279
家 园/简 媛	282
三堂街之恋/昌松桥	285
云 袖/秋子红	288
残 疾/刘晓峰	291
棋 痴/刘怀远	293
第三次家访/柴双政	296
残 棋/吕 斌	299
老师，你笑的样子很像我妈妈/金霞明	302
理 发/白金科	304
细 节/金 波	307
谁在窗外徘徊/夏艳平	310

菩 萨

李立泰

父亲老咳嗽，半夜咳醒，披衣服坐起来，母亲也坐起来陪父亲，母亲给父亲倒杯水喝。

母亲拿不出好的补品，母亲最好的东西就是早晨的一个鸡蛋花儿，叫父亲喝。

药嘛，三厂医务室薄荷片、止咳糖浆，啥的。

父亲是市劳模、石油系统先进工作者，工作是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、吃苦在前、享受在后、服从领导、团结同志、任劳任怨、以厂为家……这些四个字的词，用在父亲身上不为过，毫不夸张。上班三十年从没请过假，没缺过一天勤，全厂有名的老黄牛！

一次父亲随领导陪客人吃饭，父亲拘谨地光拣青菜吃，最后把剩下的半瓶酒，一盒烟，一个打火机，交到办公室。

看看，这就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国家主人，工人阶级父亲，公家的好处一星一点不占，厂里的一草一木，一个钉头，半截铁丝也不往家拿，真真的大公无私。

现在年轻人会说俺父亲憨，可父亲响应党的号召，毛泽东思想挂帅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，学雷锋、学王杰、学王铁人、学焦裕禄做革命的“傻子”。

这次领导也是变相地奖励父亲，安排他出差，看看大城市，开开眼界。

父亲工作以来，从没出过远门，这次母亲为父亲做了件新上衣。母亲嘱咐父亲，给厂里办完事，转悠转悠，看看景致，再到大医院看看咳嗽。父亲说，行。

父亲火车票买硬座，住旅店，不住宾馆，在小吃摊吃饭，给厂里省钱。厂里搞建设需要资金呀！最后一天上午办完事，逛了天津市区，还

是大城市，真漂亮呀！然后去火车站买了返程票，下午去了天津第一人民医院。

大夫听诊器在手里暖着，待温暖了，让父亲解开扣子，给父亲听诊，大夫感觉有问题，开了单子叫父亲透视，父亲不情愿去，一个咳嗽，还用透视啊？去吧，诊断需要。大夫说。父亲透完视，X光片报告交给大夫。

大夫只看了一眼就问父亲：谁跟你来的？

父亲说：我自己来的。

大夫说：你不能回去了，需要住院观察。

父亲的脸腾地红了，说：大夫，我的火车票都买了，晚上七点的火车，要不火车票就瞎了。

大夫说：老同志，我不是开玩笑，你真的需要住院观察治疗，马上去邮局给您厂里打电话，告诉家人。

父亲无奈地说：好吧，那我给厂里说，让家里来人。大夫您写住院手续，我去去就回。

父亲出来医院，回头看看没情况，就撒了丫子，奔火车站去了。到了天津站候车室，父亲找个座位眯起来。你叫我住院，虽是好意，可是有那必要吗？厂里上新设备，人手紧，一个人当俩使。家里也离不开我，孩子小，老伴顾不过来。再说了，我不回家，住院了，还不把她吓个半死，啥病啊，这么严重吗？假如真需要住院，我再回来不迟。

想到这里，父亲还暗自庆幸逃出了医院，只是觉得怪对不住大夫的，态度多么好的人啊，俺这不是不知道好歹吗？好同志啊，对不起了！

在天津跑蹬几天太疲劳了，父亲迷迷糊糊地打着小呼噜困着了。

睡梦中父亲忽然听到火车站广播喇叭喊：各位旅客请注意、各位旅客请注意，下面广播寻人启事，钟祥明同志，钟祥明同志，听到广播后，请到进站口，有人找。播音员喊了两番儿。

父亲惊醒，扑棱坐起来，揉揉眼睛，朝进站口快步走去。

谁呀这是，进的设备有变故？是刘科长啊？还是机床厂的胖科长？

当父亲走到出站口，朝人群望去，没刘科长也没胖科长，却见医院的大夫下来救护车，冲父亲快步走来。

父亲看见大夫后，眼瞪得老大，惊呆了！哎呀，大夫追到火车站来了。

大夫喊父亲：老钟同志！老钟同志！父亲的脸又腾地红了。

大夫说，老钟同志，你说出去打电话告诉厂里，我一等不来，二等你也不来，到下班你也没回来。

父亲不好意思地说，大夫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生气，俺是怕家里人挂着我。

大夫说，别说了，你是我的病人，马上跟我回医院，你这病耽误不得。

父亲涨红着脸，鼓了鼓勇气，对大夫说，我、我都买火车票了。

大夫说，老钟啊老钟同志，病要紧！票好办，我帮你退掉。

这是那个年代的事。

当年的白衣天使，救死扶伤，他们大都是好人，慈善心肠。

猫煎鸡蛋李四

谢志强

嫁到樟村王家，李四这个名字也跟了过来。排行老四，叫上嘴了，李四就成了大名。王家是樟村的大户，祖上做馒头发的家（秘方的酵母，做的馒头又暄又白又甜，把麦粉里含的糖分也逼出来了，其他人怎么做也做不出那个味道），置了五十多亩良田，到这一辈，家道明显衰败。馒头手艺也已失传。

按理说，出头露面，该是比李四小三岁的丈夫，可是丈夫离不开药罐，整天蔫不拉唧，像打了严霜的庄稼。公婆年老体衰，李四嫁进来，里里外外就由她接手、操持。

李四出嫁，带来了一只花猫。她每天都亲手给花猫煎个荷包蛋。而且当着长工的面煎鸡蛋，显摆。且不说大人，连村里的小孩也稀罕吃鸡蛋，李四却将多油的荷包蛋喂猫。于是她有了个绰号：猫煎鸡蛋李四。省略了个“给”。李四的行动也似猫，不声不响、轻手轻脚出现，女佣也会吓一跳。李四监督女佣给长工烧饭。

王家雇五个长工，农忙时节还要雇短工。李四掌管王家，她替换了话多的一个长工，她要求少说多做。她异常讲究干净，一身衣服，简直一尘不染。东方发出鱼肚白，有个长工就要把院子的两口水缸挑满。去河里挑水，两个桶必然一前一后。她盯着长工把两桶水分别倒入两个水缸，她绝不饮用后一个桶的水。她说：挑水的路上，放个屁，熏了后边那桶水，不洁。

李四每一天都会去地里看一趟，时间不固定，似乎她突然来了兴致，其实是不让地里干活的长工摸着规律。通常是一个推独轮车的长工看见她化妆，像是要登戏台一样，那个长工就开始候在车边，而且拾掇一番车。

李四洗脸，化妆——脸上涂胭脂，头上抹香油，抹得一头明晃晃，

然后坐上垫了土布的独轮车。车轴上了油，推起来蛮好听，像低声吟唱。到了地里，她不下车，转一圈，回到家，她便卸妆，不过，仍是像模像样地涂胭脂，抹香油。

李四所经之处，会起微风，微风里含着香味，常常有小孩跟着她闻香油的味，她有一头乌黑油亮的头发，滑过耀眼的光点。村上的女人背后说：死要脸。

1947年冬，先是公公去世，来年春，婆婆也跟着去了。村民传言，李四克王家。院子里，总是弥漫着煎熬的中药气味。丈夫病病恹恹，李四的肚子没动静，保持着好身段。

李四进进出出，总是抱着花猫。村民预言：猫煎鸡蛋李四克夫克子。1948年解放，土改，分田。李四夫妻的成分划为地主。

李四主动让出几个大间给翻身的长工，选了一间耳房，能摆下一张双人床。斗地主，她要求她一个人出面挨斗。她挨斗的那天晚上，回到家，丈夫已断气，床边一片药罐的碎片和药渣。他被吓死了，她说。

后来，李四说：公公婆婆似乎有先见之明，我只是个嫁进王家的媳妇，公公婆婆逃过了一劫，罪恶都落在我头上了。

猫煎鸡蛋李四已名不副实，因为，她自己吃不上荷包蛋了——她和猫有共同的食物倾向。不过，李四常去镇里，拎回一些食物，行动诡秘，还是被人盯上了。起初是她煎了荷包蛋，她和猫各一个，可气味暴露了荷包蛋。

李四选择窄小耳屋的阴谋随即暴露，床下埋了银元。已经用得差不多了。剩下的全部归公——成立人民公社的热潮已拉开序幕。

不再化妆，李四似乎显老了，眼角已出现鱼尾纹。但是，仍然看出她当年的风韵。1960年秋的一天早晨，卧在脚后被子上的花猫一动不动，已僵硬了。她把花猫葬入夫妻双穴坟——她自己的那一边。她也患了浮肿病，脸一胖，皮肤绷，皱纹减少许多。

偶尔出门，听见小孩在远远近近，叫她猫煎鸡蛋李四。当年她给猫煎荷包蛋，这些小孩还没出生呢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，李四成了固定的批斗对象——地主婆。她过去做的事（不吃身后桶的水、给猫煎鸡蛋、一天有五六次化妆打扮），反复被作为揭发批判的罪状。面对面批判的，多为过去的长工、短工。

她还参加了一次忆苦思甜大会。忆苦，一是要吃忆苦饭，怎么难吃怎么做，参照大队猪圈的猪饲料的标准；二是要有批斗对象，李四已经

是固定的批斗对象（有时她娘家的生产大队还要来“借”她过去批斗）。

忆苦饭主要食料有两种：红蕃叶，榆树皮。榆树皮磨成粉，放进红蕃叶煮一煮，很黏稠，像糰糊。

当年的长工批判她，然后问：好不好吃？

其他地方边吃忆苦饭边倒苦水诉苦，问同样的问题，一般都答好吃。好吃，自然要多吃。可是，李四说：不好吃。

这样，就激怒了贫下中农。有人很快取来了锅底黑，抹到她的脸上。再问：为啥不好吃？

李四答：红蕃叶子应当洗一洗再下锅。

一阵口号（除了打倒地主婆猫煎鸡蛋李四，还有贫下中农绝不吃二遍苦，不受二茬罪）之后，又一轮愤怒地揭发批判，当然翻出老账：给猫煎鸡蛋。

据说，“忆苦思甜”的当天深夜，有人闻到了煎荷包蛋的香味。香味如春天的枝叶舒展开来一样。三天后，不见李四出来。往常，她每一天傍晚都要出来走一走，拄榆木拐杖，往人少的地方走，像猫。

邻居撞开裂了缝的门，一股臭气扑面而来。灶已凉，铜锅里有煎荷包蛋的油渍。荷包蛋滑肠，被褥上沾满了屎尿。榆木拐杖放在床前。入葬双穴坟，发现坟中有那只花猫，盖着一块手帕。手帕上有一朵牡丹，记起，李四嫁过来曾就带着那块手帕。

当年的女佣已有子孙。她说：猫煎鸡蛋李四那么爱干净，死要脸，给她哭的人都没有，最后，还给自己煎了个荷包蛋，享受过了，人呀，这也算一辈子。

钢的琴

申 平

我们扶贫工作组进驻红土沟的第二天，作为组长的我，就发现村里在精准扶贫方面存在重大纰漏。村里一户最困难的人家，竟然长期没有被列入扶贫对象。

这户人家的男人叫吴更里，是个长相敦厚的中年人。我们到他家走访，发现他一点也不像其他贫困户那样要么哭穷装可怜，要么牢骚满腹怨气冲天。他不卑不亢，神情淡定，对人热情实在。当我们得知他上有老母，下有病妻，还有一双上学的儿女都要他靠种地打短工养活，而村里却从来没有救助过他时，我立即对他充满同情，拍胸脯表示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困难。

但是他却连连摆手说：“算了算了，我们有吃有穿，有手有脚，不想给政府找麻烦！”

这使我对他更加同情，甚至有点喜欢，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解决问题。

第二天，我就主持召开了村委会和扶贫工作组联席会议。会上，我首先组织大家学习了上级的有关文件，接着重点讲了扶贫工作要全覆盖、一户都不能少的道理，最后我把话锋一转，把吴更里的问题当作炸弹抛了出来。在我的想象里，村干部们肯定会被炸晕的。但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他们听完，竟然不约而同嘿嘿地笑了起来。村支书徐友谊说：“哎哟，看来老问题又摆上台面了。”

徐友谊等人的态度令我十分不满，我厉声说：“怎么，难道因为是老问题就不解决了吗？请问老问题是怎么形成的？是不是不作为造成的？”

见我生气，徐友谊赶紧说：“李组长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呀。你不知道，吴更里家里，可是有一架价值几十万

的钢琴啊!”

“什么?钢琴!”他的话倒把我搞蒙了。

“是啊，他家的确困难，村里其实每次都想往上报他。可是一报吧，群众就拼死反对，到处告状。说家里有那么贵重的钢琴，还算什么贫困户!”

哦，原来如此。可我们去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注意他家有钢琴呢?

散会以后，我带人再次到吴更里家调查。咦!眼前这几间村里最寒酸的土瓦屋，还有屋里灰头土脸的几个人，无论怎么也不能和高雅的钢琴联系起来。

看见我们又来，吴更里好像早有预料似的，他啥也不问，只是冲我们笑一笑，就算是打过招呼了。

我就问他：“吴更里，听说你家有一台很贵的钢琴是吗?”

吴更里点了一下头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是呀，是有啊!”

“能让我们看看吗?”

吴更里又点点头，带我们来到一间上了锁的房间，打开门，说：“各位请吧。”

尽管我们有精神准备，但是我们还是被屋里那架精美的钢琴震撼了。这间房里什么杂物都没放，就在屋中央摆了那架钢琴。它一尘不染，气势非凡地雄踞在那里，霎时使这间土屋蓬荜生辉。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轻轻抚摸，通过视觉和触觉进一步感受它的高贵。说实话我对钢琴一窍不通，但是直觉告诉我这的确是一架非同凡响的钢琴。我对照上面的字母，用手机迅速上网查了一下，立刻明白这是一台立式施坦威牌钢琴，是钢琴中的精品，价值真的有几十万上下。

我们都把疑问的目光定格在吴更里的脸上，等待着他的回答。

吴更里走过去，手拿一块抹布轻轻擦拭我们刚才摸过的地方，口里也同样轻轻地说：“各位领导别见怪，这钢琴是我爸爸当年买的，是给我买的。那时候他在城里当包工头，赚了钱，就去买了一台最贵的钢琴运回来，他说他要把我培养成朗朗一样的人。可是，唉……”他停住不说了，似乎陷入回忆之中。

“那后来怎么样呢?”

“后来我爸打算专门请一个钢琴老师，先到乡下来教我。等条件成熟了，就把全家搬进城去，让我受最好的教育。可是那年，他承包的工程拿不到钱，还死了人，他赔光了一切，最后……他跳了楼。那年我才

八岁。”

屋里的空气立刻有点压抑，我感觉那架钢琴也似乎变得沉重起来。

“那你就不得不过早地挑起了家庭生活重担，你一直留着钢琴，是为了纪念你的父亲，对吗？”我是个急性子的人，忍不住说出了最后结果。

谁知吴更里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只说对了一半。这钢琴，我是留给我儿子的，可是他偏偏对这个不感兴趣。我就想，将来我还会有孙子呀，孙子也会有儿子呀。我就不信，我家里就出不了一个钢琴家。”

吴更里语气坚定，目光灼灼，仿佛对未来充满必胜的把握。

“出钢琴家，那当然好。可你得面对现实呀。假如你先把钢琴卖了，你家现在的一切都会改变，政府也能名正言顺帮助你。将来有钱再买嘛……”

“不，我不想那样过日子。李组长你说，人活着，除了钱，总得还要为点啥吧？”

吴更里口气坚决，咬钢嚼铁。我不由再次打量眼前的这个农民，感觉他的质地真的比钢铁还硬。

吴更里，就这样作为一个特殊的扶贫对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这天夜里，我竟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梦见自己去参加一个钢琴演奏音乐会。在金碧辉煌的舞台上，有一个人坐在一架巨大的钢琴前，身体摇摆，十指飞舞，天籁般的乐曲汪洋恣意，跳跃流淌……大厅里掌声雷动。当那人站起身来谢幕时，我不由狂喊：吴更里！吴更里……